六藝之一錄

五七

詳校官中書臣陸　湘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一百二十六

石刻文字一百二十 集錄金石序記

歐陽文忠集古錄序

錢唐倪濤撰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

者腰縋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興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栢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

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嶺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絶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錄以謂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

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録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録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廬陵歐陽脩序

歐陽棐集古録目序

集古錄既成之八年家君命棐曰吾集錄前世埋沒缺落之文獨取世人無用之物而藏之者豈徒出於嗜好之僻而以為耳目之玩哉其為所得亦已多矣故嘗序其說而刻之又跋於諸卷之尾者二百九十六篇序所謂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已粗備矣若撮其大要別為目錄則吾未暇然不可以闕而不備也棐退而悉發千卷之藏而考之曰嗚呼可謂詳矣蓋自文武以來迄於五代盛衰得失賢臣義士奸雄賊亂之事可以動人耳

日者至於釋氏道家之言莫不皆有然分散零落數千百年而後聚於此則亦可謂難矣其聚之既難則其久也又將遂散而無傳宜公之惜乎此也於是各取其書撰之人事跡之始終所立之時世而著之為一十卷以附於跋尾之後夫此千卷之書者刻之金石託之山崖未嘗不為無窮之計也然必待集録而後著者豈非以其繁而難於盡傳哉故著其大略而不道其詳者公之志也熙寧二年二月記

朱長文碑刻錄後序

名者聖人之所以勵中人也朝廷之臣以忠義相高山林之士以志操自處至于建一事創一物皆欲有以傳後及夫釋老之流亦各思著其言教此不惟其性之所然皆知其名之可貴也人生天地間如晨飇石火之速其至於七十者幾希而名之所垂或千萬齡而無窮是亦可尚也故古之君子惟物之久而可托以名者莫過乎金石是以書而勒之然風日之所消礫樵牧之所

輞鑠陵谷之所遷易丘墓之所湮没或磨滅無聞或刓
缺難辯誠為可嘆息也石刻始於周行於秦漢而極盛
於唐今周秦之迹僅有存者漢隸亦時見於郡國間唐
碑不可勝數矣又不知千百世之後所遺者復幾何耶
予故據所聞見者僅録其名以遺好事者使可以求之
也然自古石刻不在録中者蓋多矣余不能悉知也自
五代至於皇朝碑碣尚完而覽聽所易聞不必繁述云

趙德夫金石録序

余自少小喜從當世學士大夫訪問前代金石刻辭以
廣異聞後得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讀而賢之以為是正
譌謬有功於後學甚大惜其尚有漏落又無歲月先後
之次思欲廣而成書以傳學者於是益訪求藏畜凡廿
年而後粗備上自三代下訖隋唐五季內自京師達於
四方遐邦絕域夷狄所傳倉史以來古文奇字大小二
篆分隸行草之書鐘鼎盤尊敦甗鬲槃杅之銘詞人
墨客詩歌賦頌碑志叙記之文章名卿賢士之功烈行

治至於浮層老子之說凡古物奇器豐碑巨刻所載與
夫殘章斷畫磨滅而僅存者略無遺矣因次其先後為
二千卷余之致力於斯可謂勤且久矣非特區區為玩
好之具而已也蓋嘗竊以謂詩書以後君臣行事之迹
悉載於史雖是非褒貶出於秉筆者私意或失其實然
至其善惡大節有不可誣而又傳之既久理當依據若
夫歲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牴牾十常三
四蓋史牒出於後人之手不能無失而刻詞當時所立

可信不疑則又考其異同參以他書為金石録卅卷至於文詞之媺惡字畫之工拙覽者當自得之皆不復論嗚呼自三代以來聖賢遺迹著於金石者多矣蓋其風雨侵蝕與夫樵夫牧童毀傷淪棄之餘幸而存之者止此爾是金石之固猶不足恃然則所謂二千卷者終歸于磨滅而余之是書有時而或傳也孔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是書之成其賢於無所用心豈特博奕之比乎輒録而傳諸

後世好古博雅之士其必有補焉東武趙明誠序

劉斯立金石録序

東武趙明誠德父家多前代金石刻倣歐陽公集古所論以考書傳諸家同異訂其得失著金石録三十卷別白牴牾實事求是其言斤斤甚可觀也昔文籍既繁竹素紙札轉相謄寫彌久不能無誤近世用墨板模印便於流本而一有所失更無別本是正然則謄寫模印其為利害之數畧等又前世載筆之士所見所聞與其所

傳不能無同異亦或意有軽情流事遷則遁離失實後學搜扶證驗力多功寡此校讐之士抱斈懷鉛所以汲汲也昔人欲刊定經典及醫方或謂經典同異未有所傷非若醫方能致壽夭陶弘景亟稱之以為知言彼哉卑陋一至於此或譏邢邵不善讐書邵曰誤書思之更是一適且別本是正猶未敢曰可而欲以思得之其訛有如此者惟金石刻出於當時所作身與事接不容偽妄皎皎可信前人勤渠鄭重以遺來世惟恐不遠固

非以為考而好古之士忘寢食而求常恨不廣耳豈
專以為玩哉余登泰山觀秦相斯所刻退而按史遷所
記大凡百四十有六字而差失者九字以此積之諸書
浩博其失胡可勝言而信書之人守目所見知其違戾
猶弗能深考猥曰是碑之誤其殆未之思乎若乃庸夫
野人所述其言不雅馴則望而知之且差易耳今德父
之藏既甚富又選擇多善而採討去取雅有思致其書
誠有補于學者亟索余文為序竊獲附姓名於篇末有

可喜者于是乎書政和七年九月十日河間劉跂序

李易安金石錄後序 洪容齋本節

東武趙明誠德甫清憲丞相中子也著金石錄三十篇上自三代下訖五季鼎鐘甗鬲盤匜尊爵之款識豐碑大碣顯人晦士之事蹟見於石刻者皆考正譌謬去取褒貶凡為卷二千其妻易安李居士平生與之同志趙没後愍悼舊物之不存乃作後序極道遭罹變故本末今龍舒郡庫刻其書而此序不見取比

獲見元稿於王順伯因為撮述大槩云
予以建中辛巳歸趙氏時丞相作吏部侍郎家素貧儉
德甫在太學每月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
國寺市碑文書畫歸相對展玩咀嚼後二年從官便有
窮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傳寫未見書買名人書畫古
奇器有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留信宿計無所得
捲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及連守兩郡竭俸入以
事鉤索每獲一書即日勘校裝緝得名畫奠器亦摩玩

舒卷摘指疵病盡一燭為率故紙札精緻字畫全整冠於諸家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頁第幾行以中否勝負為飲茶先後中則舉石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飲而起凡書史百家字不刊缺本不誤者輒市之儲作副本靖康丙午德甫守淄聞敵犯京師視盈箱溢篋戀戀悵怏知其必不為己物建炎丁未奔太夫人喪南來既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印本重大者畫之多幅者罷之無款識者已

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罷之重大者所載尚十
五車連艫渡淮江其淄州故第所鎖十間屋期以明年
具舟載之又化為煨燼已酉歲六月德甫駐家池陽獨
赴行都自岸上望舟中告別予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
中緩急奈何遥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棄輜重次衣衾
次書册次卷軸次古器獨宗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
亡勿忘之徑馳馬去秋八月德甫以病不起時六宮往
江西予遣二吏部所存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本先往

洪州至冬敵陷洪遂盡委棄所謂連艦渡江者又散為
雲煙矣獨餘輕小卷軸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
石刻數十副軸鼎彝十數及南唐書數篋偶在卧内歸
然猶存上江既不可往乃之台温之衢之越之杭寄物
於嵊縣庚戌春官軍收叛卒悉取去入故李將軍家歸
然者十失五六猶有五七篋却擊家寓越城一夕為盜穴
壁負五篋去盡為吳說運使貨貲得之僅存不成部帙
殘書策數種忽閱此書如見故人因憶德甫在東萊靜

治堂裝標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日校二卷又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墓木已拱乃知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亦理之常又何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為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

時紹興四年也易安年五十二矣自叙如此予讀其文而悲之為識於是書之首

樓攻媿跋東觀餘論

雲林子妙於考古是書久行於世余尤所篤好惜其訛
舛尚多每欲手寫以傳好事者未暇也著作莊子禮欲
得善本傳後再為詳校而寄之王順伯厚之嘗言本朝
始自歐陽公集古録千卷趙德父金石録至二千卷考
訂甚工然猶未免差誤惟雲林之書為盡善順伯蓄古
刻甚富論議不苟余觀此書辨析隱奥上下千古皆前
賢所未發後人所難及脩撰劉公燾紫微董公逌皆鴻
博之士與之言自以為不及也以雲林之美才又仕於

洛多見故家名帖及居館閣盡見太清樓所藏異書時方承平鼎彝古器具見制作款識之舊嘗自言曰考校往古事蹟先須孰讀强記遇事加之精審決無疎略又謂歐陽考校非所長則此書宜無毫髮之恨及細讀之尚有疑焉如米襄陽疑李斯書謂不知何人書雲林則曰乃李陽冰篆明州刺史裴公紀德碣中字可謂精確矣然謂史籀書胅州瞿易憲系能辨其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詞皆唐人筆顧不知正以紀德碣額縮而小之既

全取朕州瑾三字又移明為易惠系皆取其半朕乃碧落碑中唐字陽氷素好碧落碑故用其字雲林誤以為揚殆未之考也王大令靜息帖礬石事異苑謂曹公同王粲見此而雲林謂劉表在荆州時未知何據題河南王氏所藏子敬帖云太極瑽題猶重書自注云謂不書太極殿榜然選詩所謂璇題納行月者乃謂以玉餙椽頭如孟子之言榱題非題扁之題也王世將表云頓之勿勿雲林引顏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稱勿勿又引杜

牧之詩浮生長勿勿謂古人詩中用之不特稱於書翰
顏之推在牧之數百年之前似難以此詩為證跋右軍
甘蔗帖云蔗似竹於文從焉此帖以之俗從草非是按
說文解字蔗從草在草部不得為非是以是益知考古
著書之不易云雲林壽止四十而精博如此余年七十
有四聞見寡陋心顧好之不自知其可笑也鍾王以來
多以意行筆雲林躭玩古帖與之俱化如隱之為隱最
之為寂之類尚衆此既為小學而作亦略為正其點畫

不敢自謂詳盡更俟博雅君子相與正之嘉定二年四
明樓鑰書於攻媿齋

附　毛晉書元豐題跋後云余嘗論東觀餘論力排
六一居士集古錄瑕處將謂吹求無剩矣及閱子固
跋中如江紅二三周昕李翁之類不得不正永叔之
失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蘇子瞻所以
痛戒妄改古人文字云毛晉識

董弅廣川書跋序

弁家自上世以來廣蓄異書多有前人真蹟先君生而
穎悟刻苦務學博極羣書討究詳閱必探本原三代而
上鍾磬鼎彝既多有之其款識在祕府若好事之家必
究轉求訪得之而後已前代石刻在遠方若深山窮谷
河心水濱者亦托人轉撫墨本知識之家與先君相遇
必悉示所藏祈別真贋訂證源流若書畫題跋若事干
治道必反覆詳盡冀助教化其本禮法可為世範者必
加顯異以垂模楷或涉同異事出疑似者必旁證他書

使昭然易見採古人用意之精巧僞不能惑察良工之所能臨摹不能亂爰自南渡鄉關隔絶先世所藏莫知在亡或已散逸過江隨行所攜敗於兵火今所得於煨燼之餘年來為裒集在者得書跋凡為十卷畫跋六卷繕寫藏諸家廟別録以示子孫俾知先君博物洽聞古今鮮儷無墜家訓庶或師範其萬一焉爾紹興丁丑歲十月丙辰孤弁謹序

毛晉書廣川書跋後云鄭康成漢世碩儒弗識犧牛

之鼎歐陽脩宋朝宗匜誤辯靈臺之碑甚矣博古之不易也董子在政和間鑒定祕閣所藏悉三代法物名器一一詳論精核若故有之物而素所習玩者此豈天欲顯神寶於世必生畸人為之發揚宣暢耶同朝惟校書郎黃長睿相與商確為千古知己長睿著古罍說四百餘篇載在圖經董子則有書跋十卷雜入金石字蹟之類歧陽鼓文從來盡謂宣王獵碣耳獨反覆辯其非何故鄭漁仲便居之不疑是以讀書

貴具隻眼也海虞毛晉識

洪景伯隸釋序

秦燔書廢古訓而官獄多事乃令下杜人程邈作小篆而邈復獻隸書所以施之徒隸趨簡易也亦曰佐書漢魏之際蔡邕鍾繇梁鵠邯鄲淳俱有書名後魏酈道元注水經漢碑之並川者始見其書蓋數十百餘陵遷谷變火焚風剥至宣政和間已亡其十八本朝歐陽公趙明誠好藏金石刻漢隸之著録者歐陽氏七十五卷趙

氏多歐陽九十三卷而闕其六自中原厄於兵南北壤
斷遺刻耗矣予三十年訪求尚闕趙録四之一而近歲
新出者亦三十餘趙蓋未見也既法其字為之韻復辭
其文為之釋使學隸者藉書以讀碑則歷歷在目而咀
味菁華亦翰墨之一助唯老子張公神慶鳳三數碑有
撰人名字若華山亭為衛覬之文見於他説者財一二
爾其文或險而難解澁而太鑿者譬之紀甗部鼎皆三
代僅存之器其剥缺不成章與魏初之文數篇附於後

如斷圭殘璧亦可寶自劉熹賈逵已下字畫不足取者皆不著乾道三年正月八日鄱陽洪适景伯序

刻隸釋小序云隸釋一集乃宋人洪适氏取兩漢迨魏初碑碣之類有關於隸書者而識之也其集摘取歐陽公及子棐集古錄趙明誠氏金石錄并證以酈道元水經註而更詳其遺缺焉在集古叙曰可與史傳正其闕謬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金石序曰史牒出於後人之手不能無失而刻辭當時所立可信不

疑識序曰學隸者籍書以讀碑則歷歷在目而咀味菁華翰墨之一助是固茲集大意也而集古又曰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金石曰聖賢遺跡著於金石者多矣風雨侵蝕樵牧毀傷淪棄幸存者無幾識曰陵遷谷變火焚風剝至今亡其什八茲三言又世事之說也閱斯集者可以游藝矣可以消世慮矣後學夏邑王雲鵬珋孺識

洪景伯水經碑跋

右東漢及魏正始以前碑見於水經者如此周秦先漢
刻石皆用篆故不録有不著歲月疑似難明者亦并載
之道元網羅四方異聞所涉獵者廣博傳疑書疑宜有
譌誤而傳寫歲久後人更失其真時無善本雖黄不可
妄下若袁梁王紛之類則又仍其舊也其碑到今不毀
者十財一二凡歐趙録中所無者世不復有之矣姑聚
其説以見思古之意夫物莫壽於金石而大書顯刻光
沈迹絶者不可勝計獨傳之竹帛猶可久此君子所以

取乎編類之書也水經曰上郡王次仲變倉頡舊文為
隸秦皇三召不至令檻車送之次仲化為大鳥落翮於
居庸山中又曰篆字文繁無會劇務秦用隸人之省謂
之隸書或云即程邈於雲陽增損者孫暢之嘗見青州
刺史說臨淄人發古冢得桐棺隱起為字言齊太公六
世孫胡公之棺惟三字是古餘同今隸書證知隸自出
古非始於秦其說固已三案齊胡公以周孝王時卒
歷數世至宣王時始有大篆又數百年至秦有小篆既

云隸出於篆不應篆未萌而隸先作也書傳多以隸為
程邈所作兩漢書亦云然當据正史為是異端之說非
所惑也

洪景伯天下碑錄跋

右天下碑錄凡十卷近世不知作者所載多唐人碑今
刪取其東漢著於篇魏碑十數予所未見者亦附焉
姓名舛錯者悉存其故其所謂漢或有三國之漢與五
胡之漢著其所謂魏疑亦有元魏者非得碑不能區別

也宂日中原復為王土則志古之士可以按圖而求之

洪景盧漢隸字源序

漢隸字源六帙樵李婁君彥發所輯也其書甚清其抒意甚勇其考贖甚精其立說甚當其沾丐後學甚富凡見諸石刻若壺鼎刀鏡盆槃洗甓著録者三百有九起東京建武訖鴻都建安殆二百年濫觴於魏晉者僅卅而一光和骨立開元屬員點畫之鑪錘法度之突奧假借之同而異發縱之簡而古合蔡中郎諸人筆力通神

之妙皆聚此編憶吾兄文惠公自壯至老躭癖弗懈嘗
區別為五種書曰釋曰纘曰韻曰圖曰績四者備矣唯
韻書不成以為蠹竭目力於苹篆寫至難處旦旦而求之
字字而倣之雖衆史堵牆孫甥魚貫不堪替一筆也功
之弗就使獲覩是書且悉循其隸釋次第志之所底不
謁而同正應懽然起立興不得並時之嘆彥發曩歲有
班馬字類突過諸家漢史之學予嘗叙之矣今此帙刻
於高明臺方通守吾州米墨鮮暇趣了官事竟輒蕭然

一室中厮輿側睨但見其放策欠伸搔頭揩眼而用心獨苦之狀固所不克知彦發洊學有源委工辭章身端行治名最三吳而諸公貴人不解收拾使周鼎鼒棄與康郛等予頃備侍從承清問於燕閒宣昭聲光宜不辭費顧亦不能一出諸口心焉負愧聊復再暢叙以自釋云慶元三年十二月朔旦野處洪景盧叙

陳直齋寶刻叢編序

始歐陽究公為集古録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先後趙

德甫金石錄廼自三代秦漢而下叙次之而不著所在郡邑及鄭漁仲作系地系時二錄亦疏略弗備其他如諸道石刻錄訪碑錄之類於所在詳矣而考訂或缺焉都人陳思儥書於都市士之好古博雅蒐遺獵忘以足其所藏與夫故家之淪墜不振出其所藏以求售者往往交於其肆且售且儥久而所閱滋多望之輒能別其真贋一旦盡取諸家所錄輯為一編以今九域京府州縣為本而繫其名物於左昔人辨證審定之語具著之

既鍛木首以遺余求識其端凡古刻所以貴重於世歐陽公以來言余獨感夫古今宇宙之變火焚水漂陵隳谷湮雖金石之堅不足深恃載祀悠緬其毀弗存存弗全者不勝數矣矧今河洛尚隔版圖其幸而存且全可推搉者非邊牙市不可得得或貴鬻金固不能家有而人見之也則得是書而觀之猶可想象彷彿於上下數千載間其不謂之有補於斯文矣乎思市人也其為是編志於儥而已矣而於斯文有補焉

視他書坊所刻或蕪穢不切徒費板墨靡椶楮者可同日語哉誠以是獲厚利亦善於擇術矣余故樂為書之是亦柳河東述宋清之意云爾紹定辛卯小至直齋陳伯玉文

洪景伯集古録跋

歐陽公集古録二卷公名脩字永叔廬陵人平生嗜古有歷代石刻一千卷軸而藏之撮其大要為之説既刻而傳於世矣嘉祐治平年公在政府時又各書其卷尾

文或小異蓋寬定有先後也凡説漢隸者今録之張平子碑南陽秦君額皆篆也左生題名非文翁學生也故去之其間姓名官稱歲月考證之誤者視隸釋則可見也千卷之藏其傳不一再世而靡有子遺矣聚之難而散之易如此惜哉

洪景伯集古録目跋

歐陽君集古録目一卷君名棐字叔弼六一翁之季子也仕至太常少卿直龍圖閣君佩趨庭之訓讀父之書

摭其畧而目之凡集古所藏歐陽公未嘗無說獨三體石經置而弗論豈有所疑而未決乎叔弼遂定作漢刻蓋為儒林傳所誤中常侍曹騰死漢遣諫議大夫以特進印綬贈之而此云贈騰為諫議非也其載碑碣如劉熊碑在酸棗而云揚州費汎碑在湖州而云南京則有不可盡信者

洪景伯金石錄跋

趙氏金石錄三卷趙君名明誠字德父密州諸城人故

相挺之子也所藏三代彝罍及漢唐前後石刻為目錄十卷辯證二十卷其稱漢碑者百七十有七其陰四十今出其篆書者十四

張平子後碑殘碑山陽麟鳳贊宗資墓天祿辟邪字

琅邪相王君墓闕銘逢府君墓石柱文永樂少府賈君闕銘蜀郡太守任君神道蜀郡都尉王君神道小黃令闕南陽太守秦君碑額河南尹纂君碑額司空掾陳君碑額

非東漢者二

車騎將軍闕銘謬東令廟門碑

隸釋所闕者蓋未判也掇其說載之趙君之書證據見

謂精博然以衛彈為衛彈以縣竹令為縣令之類亦時

有誤者紹興中其妻易安居士李清照表上之趙君無

嗣李又更嫁其書行於世而碑亡矣

王功載東觀餘論跋

東觀餘論法帖刊誤上下二卷計二百一十七條乃宋

祕書郎邵武黃伯思長睿撰辨別三代以來古器漢晉以來碑刻研究款識體製字畫真僞了然明白凡學古臨池之士宜精究之佐既録其書又畧識于此云

宋陳槱論古今石刻貢暄野録

古者金銅等器物其款識文字皆以坯治之後鐫刻非若今人就範模中徑鑄成者余於武陵郡開元寺鐵塔上見鐫刻經呪之屬皆是治鑄後為之至于石刻率多用麤頑石又字畫入石處甚深至于徑寸其鐫鑿直下

往往至底乃反大於面所謂如蠹蟲鑽鏤之形非若後
世刻削豐上銳下似茶藥碾槽狀故古碑之立也其畫
愈肥近世之碑多之也其畫愈細愈肥而難漫愈細而
易滅余在漢上及襄峴間親見魏晉碑刻如此蓋石既
麤頑自然難壞後世石雖精好然却易剝缺于是知古
人作事不苟非今人所能及也

陳槱論前漢無碑　又論古碑毀壞

集古目録并金石録所載自秦碑之後凡稱漢碑者悉

是後漢其前漢二百年中並無名碑但有金石刻銘識數處耳歐陽公集古目録不載其説第於答劉原父書嘗及之趙明誠云西漢文字世不多有不知何為希罕如此畧不可曉然金石録却載有陽朔磚數字故云希罕言不多非無也予嘗聞之尤梁溪先生袤云西漢碑自昔好古者固嘗旁求博訪片簡隻字搜拾無遺竟不之見如陽朔磚要亦非真一代之碑刻聞是新莽惡稱漢德凡所在有石刻皆令仆而磨之仍嚴其禁不容略

留至於秦碑乃更加營護遂得不毀故至今尚有存者
梁溪此言蓋有援據惜不曾再扣之予因記范石湖題
敵中項王廟詩云人間賸事有知音新 關 取秦
其事亦爾可發識者一笑近世洪景伯丞相著隸釋却
有前漢哀帝元壽中郿縣一碑或謂乃後人僞為者趙
德甫謂所著金石錄壽于二千卷所載之碑由今觀之
信然石刻固非易朽之物其如隨時廢興摧毀非一前
輩所載元祐中丞相韓玉汝帥長安脩石橋督責甚峻

村民急以應期悉皆磨石刻以代之前人之碑盡矣予又聞蕭千岩云蔡拱之訪求石碑或蹊田害稼村民深以為苦悉鑿其文字或為柱礎帛礎畧不存留又亂離已來凡城堡攻戰之處軍兵率取碑鑿為砲石摧毀無餘凡此皆是時所遭遇而其仆壞之門殆非一端蓋亦碑刻之一厄會也悲夫

孫承澤跋歐陽公集古録墨蹟

自歐陽公為集古録後曾子固亦作金石録五百卷趙

明誠金石錄二十卷葉石林取碑所載與史不合者為
金石類考五十卷洪文達适集漢魏間碑為隸釋凡四
十八卷昭武李內翰類其所有自夏后氏竟五代為博
古圖亦十卷近代楊慎有金石古文十四卷然如漢尹
宙碑曹全碑出自近日集中不載博物一事亦君子所
不廢也余見朱文公集云子少好古金石文字家貧不
能有其書獨時取歐陽子所集錄觀其叙跋辨證之辭
以為樂遇適意時恍然若手摩挲其金石而目了其文

義也既又悵然自恨身貧賤居處屏遠弗能盡致所欲得如公之為者或寢食不怡竟日來泉南又得東武趙氏金石録觀之大略如歐陽子書然銓序益條理考証益精博予心益好之於是始肱其曩得先君子時所藏與熹後所增益者凡數十種雖不多要皆奇古可玩悉皆標飾因其刻石大小施橫軸懸之壁間坐對循行卧起恒不去目前不待披篋衮舒把玩而後為適也蓋漢魏以前刻石制度簡朴或出奇詭皆有可觀存之足

以佐嗜古者良非小助其近世刻石本製小者或為横
卷若書帙亦以意所便也蓋歐陽子書一千卷趙氏書
多倍之而予欲以此數十種者退而與之並則誠若不
可冀然安知積之久則不若是其富也耶觀朱文公之
所好則政不必以博物為喪志也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二十七　錢唐倪濤撰

石刻文字一百三　集録金石序記

曹明仲格古要論序

先子真隱處士平生好古博雅素蓄古法書名畫古琴舊硯彝鼎尊壺之屬置之齋閣以為珍玩其售之者往來闕多余自幼性亦嗜之侍於先子之側凡見一物必遍閱圖籍究其來歷格其優劣別其是否而後已迨今

老猶弗怠特患其弗精耳嘗見近世幼穉子弟習清事古者亦有之惜其心雖愛而目未之識矣因取古銅器書法異物分其高下辨其真贋正其要略書而成編析門分類目之曰格古要論以示世之好事者然其間或有謬誤尚冀多識君子幸而正之　洪武二十一年戊辰春三月望日雲間曹昭明仲書於澳上之寶古齋

趙子函石墨鐫華自叙

余不敏八歲時從先大夫在重慶郡守朱秉器先生博

學好古手虞伯施書授余使余臨摹余時兒嬉不能有
得也既歸為諸生困於制科文不暇旁及然私心竊嚮
慕古人每獲一名碑必摩弄累日不忍釋去余屏近周
秦漢唐故都諸名書多在焉西安頖宮碑林為最余每
至其下必坐卧觀之至於忘返芒蹻所及片石隻字必
且駐觀其佳者輒疏記之以俟好事貴人從湏摹搨從
乞副本并請之友人之宦遊四方者於今三十餘年矣
憶宋歐陽公趙德夫洪丞相明都玄敬楊用脩皆能博

收古碑註釋評證傳之將來今洪丞相隸釋刻本最少歐之集古録趙之金薤琳琅楊之金石古文則人所共覩記也考其收録歐僅四百餘趙至二千都楊二公數不及歐以余三十年所收雖過都楊而視歐本才三之一視趙不能十之一自宋元以上往往有二公所不及收者即諸公書亦自有無互異豈不以搜訪之難哉且諸公版本具在而求其石蹟亡者已過半矣余死之日余所收録亦與浮煙飄露俱盡良足悲也

暇日命裝池成帙置一長几直高齋永晝或追尋往跡或
模倣名書披賞之餘妄加管見書於各卷之尾又恐他
日將與此卷同為烏有而已因總録其語付諸棗梨余
目不能識書乃敢謬議古人何足存者但因余言而使
後之好古者如余之取徵諸公未必非斯文之一助也
且余于諸公書最愛都楊二公全文抄刻即石蹟已亡
取徵猶備而貧廬所入不足以既匠氏故用歐趙二公
例獨刻跋語刻成竊取劉氏勰之言以名其書曰石墨

鐫華示諸同好無不稱善者追惟三十年前在重慶時秉器先生往矣安能起九原而與之上下之斯文未喪其為秉器先生不知凡幾有能益我以所未見者余雖老矣飲啖尚健天假之年將有續篇就正君子　萬歷戊午秋七月五日中南敦物山人趙崡子函父撰

趙凡夫寒山金石林序

千秋典據所賴者金石古人面目所見者書翰書翰非金石不傳典據非金石不遠是以鼎彝碑碣谷窶陵遷

時移世易彼之存於天下猶古人之復生於今日也余生實晚所見無何每得殘碑片言隻字等之天球河圖今也僻處一隅未及游覽上都循歷齊魯燕秦搜剔梵宇琳宮王侯陵寢間所有珍奇祕藏可令千古常新者取余家藏先代明人考索如黃伯思東觀餘論祕監及宣和書譜鄭漁仲金石畧朱長文墨池編歐陽公集古錄趙德父金石錄洪丞相隸釋我明文壽承金石總要葉文莊家藏碑目弇州先生金石跋語以及內府書

目天下書目中所載參以近代間出如余耳目睹記者為之編次郡省作立時代以人係時以時係地時紀在綱分條不紊觀者易明求者易按題曰金石林時地考庶幾同志相知中有能採求共成勝事僻壤窮陬令余不翼而飛此又欲以俟之有心斯道者矣時萬歷已未九月既望墨丘生趙均題於玄林小牕

盛時泰玄牘紀序

嘉靖甲寅春四明詹子將往溧陽謁史公恭父乞予為

文因借王女潭山居記於羅元溥戲題詩云吏部開山
處還因古洞天卧遊三百里都只在毫端既還遂借別
帙原溥時數日一致繙閱後各跋百餘字歸之復録所
跋者于紙是時予在制春寒多雨故日夕棄舉業廢人
事為之入夏漸長欲益肆厥力居無何羅氏所藏已殫
乃復借於姚元白元白所有不甚夥然多舊時拓本頗
精奇時時晨起捉筆日午棄去晚復當風再濯研倦乃
已秋深入棲霞久之與黄淳父過少司成朱公象玄官

舍覩所藏甲秀堂帖帖本淳父故物得之祝京兆者後歸閩士王某王素稱好事今官都下淳父數誇之予既見手把之不忍釋而淳父從旁慨嘆異其所來及酌酒篝燈坐堂上因思凡物奇則必傳聚則必散即如此帖不數載自吳而燕又自燕而吳神輸鬼運不可致詰如此然則二氏所藏使無是帖則已誠有之豈不以奇而傳耶縱不以奇而傳久則漸滅不可考後之人有願見不可得者雖然予所覽特古帖之首爾世所保襲帖

如麟鳳芝草予所見若上海顧内舍汝和本有張仲壽記華亭何翰林元朗本有倪元鎮詩與朱公象玄本有趙子昂跋皆號稱五字不損者則遺帖在世尚多又何取於二氏哉予之為此多贅也已或者曰古人若洪公适之隸釋歐公脩之集古目録趙公明誠之金石録黄公長睿之東觀餘論如此者甚多後日焉知二氏之藏不賴子傳耶予既笑予之贅又嘆古之人多此也因點竄之以存題曰玄牘紀作玄牘紀序時嘉靖丙辰十一

月三日也

汪樂卿珊瑚網古今法書題跋敘

維古靈際龍圖龜字肇焉迨刻鍾鼎以晰魑魅明旗章以昭軌度尊彝陳而款識列輿地畫而疆理辨厥初形象原自同體故郭恕先以篆擩畫屋上折下算一斜百隨咸中尺度李龍眠書法極精山谷謂其畫之關鈕透入書中則善鑒畫者應先鑒書余也自幼趨庭見先翁所藏書畫心竊議之壯而於交知間得掌錄名蹟以

至老積有廿餘帖矣雖海人鐵網取珊瑚亦不過是此
皆前賢遺墨多未經壽梓矣帝龍藏珍秘第未詮次間
有重複茲因莊盒罷鼓聊爾剖析寄情凡名畫法書自
晉唐以來準時酌取有不薄今人愛古人為各自成部
而所書真蹟詩文後則石刻繼焉復搜載記收藏家為
書憑附以往哲名言為書旨書品真如来老願作蠹書
魚入金題玉躞間遊而不害蘇子美嘗言明窓淨几筆
硯紙墨皆極精良自是人生一樂歐陽文忠論學書云

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為勞也有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為累也然則自古無不累心之物而有為物所樂之心余是以不憚敝神於殘年亦希王逸少一不得意擔墓不出遂終其身也乎若米紫陽畫深得吳道子筆法林和靖亦善繪事可知畫為書之緒餘豈特同體而已哉墨染天河水雲舒九萬牋應網吾之珊瑚不少　崇禎癸未天中節樵李玉水汪砢玉樂卿氏識於東雅堂左隅之漱六齋

顧寧人求古録序

予自少時即好訪求古人金石之文而猶不甚解及讀歐陽公集古録乃知其事多與史書相證明可以補闕而正譌不但辭翰之工而已比二十年間周遊天下所至名山巨鎮祠廟伽藍之跡無不搜尋登危峰探窈壑捫落石履荒榛伐頹垣蕃朽壤其可讀者必手自抄録得一文為前人所未見者輒喜而不寐念古人遺刻且日遠日湮後之人未必如予即如予而數十百年之後

又當磨滅幾許又歐陽趙氏二録僅有其目而不著其文良以卷帙浩繁難於盡載而好古之君子不無遺憾乃取篋中所得重為刪正去其大半擇可傳者録之以遺諸後人其高文大篇已見於方志者不録碑刻之摹拓而傳於世者不録近代詞人之作多有文集者不録在乎闡幽表微備史乘之遺存前古之制猥以布衣之賤出無僕馬往往懷毫舐墨躑躅於山林猿鳥之間而北方之人鮮能識字其或限於聞見窘於日力而山高

水深為登涉之所不及者即詩所至之地亦豈無掛漏又望後人之同此好者繼我而續録之也

趙子函訪古遊記三首

一　遊終南

余自髫年躭古法書沈右丞箕仲又謂余集帖數經臨摹其半神無復存者獨漢唐古碑為可重耳余心是其言而胥足一隅以不能博收為恨今五十矣中壽余將就木焉其於腐肉朽骨何有且余最喜山水探奇攬勝

又以不得同志為恨戊午夏四月作石墨鐫華示王甥
九濂九濂曰丈人於近道古碑恐有遺者寧可令歐陽
脩趙明誠諸君子因歷數所見數種余謝不敏要
九濂欲與偕出從九嶷而東遊城南遵太乙尋草堂道
鄠杜九濂喜甚解衣起舞曰是所願也遂治餱糧從長
安呼一善搨者李守才至將發九濂又請曰丈人居近
南山如重陽宮宗聖觀仙遊寺據勝地宜多古碑盍先
一觀乎余領之翌日乘二小馬搨工與二僕負楮墨從

由南時村成道宮成道謂王重陽重陽名喆成道於此
有仙遺海棠花記記所留海棠活死人墓字出趙秉文
書又道行諸碑皆不足觀南山得出得小逕望重陽宮樓閣
出樹杪旭日初升谿水與林光相射不覺洒然至觀諸
碑森立唯趙承旨所書勅藏御服孫德彧道行二碑可
録李道謙書教祖碑王元美所稱精勁有法者暨姚燧
所書重陽仙跡碑之蒙古字碑甚多多不能識元美宛
委餘編所載數字視此如石家珊瑚矣余為一詩已呼

道士出所藏御服製以宮段正秋香色針工精密可左
右衽東風也此服賜孫德彧者碑載甚明傳者以為王
重陽重陽金人成道后久而元為之建宮安得服元服
德彧死葬南山墓曰孫真人神道碑存傳者又以為孫
思邈皆殊可笑也余為一詩已至宮前龍虎殿猶元搆
木石粧塑皆非今所有丹堊銷沈左壁上方字數行余
目不能遠視王甥借一梯讀之云粧鑾功德主本宮提
點孫道和曹漢臣塑胡君貴粧後題至順三年十二月

三日字且漫滅遇余而顯亦三人者之幸也向使更數
歲不復可尋矣因與王甥慨嘆者久之翌日遊樓觀其
上太史伯陽父與尹喜說五千言處為說經臺其下唐
開元帝夢老子得真容處為宗聖觀宜多唐以前碑今
止靈應頌一碑頌真容事天寶間戴伋分書刻北面南
面刻宗聖觀記唐人分書甚佳但經元人翻本減弱矣
碑側蘇軾書詩并弟轍詩歲久剝蝕元人別摹一碑法
視碑側字亦減又員半千撰碑分書亦翻本皆不大佳

其餘如繫牛柏記文始殿壁間宋人諸詩又其下
者余止令搨靈應頌碑而與甥上紫雲樓樓壁間元人
畫山水極奇偉二十年前尚七恙今為亡賴子拭去題
惡詩殊增懊恨獨七真殿壁金碧猶存奇偉不減樓壁
間畫似出一手者既而摩石犀窺玉井登經臺由呂公
洞攀顯靈巖臺上米芾第一山大字趙孟頫玄元十
子像贊疑皆摹刻又元人玉篆二體道德經皆不大佳
而顯靈山新作玄武廟碑則余所撰余謂此山稱顯靈

即老子真容出處不知何以貌玄帝謬甚語具碑中已
從聞仙谷將還東至會靈觀觀側葵塔皆宋道士塔銘
剝落不可讀觀中開元帝夢真容碑蘇靈芝書經翻刻
余別收易州一碑亦靈芝書中載姓名與此小異而刻
勝之碑陰蘇軾與章惇共游題字亦適逸時日薄暮陰
雲四起亟鞭馬馳中途雨至衣盡沾濡王甥衣單衣以
一襆抱持所揭碑惟恐雨入殊有趙子固寶蘭亭之致
余大笑為一詩翌日又游仙遊寺寺傳是隋文帝避暑

宮唐韓均平詩仙臺初見五城樓者即其地也今為寺
入黑水谷五里萬山迴合厥徑依黑水而行大勝樓觀
但刱造殿閣不及耳寺下潭曰黑龍停泓淵碧洞馺人
心聞宋時每歲遣中使投金龍於中居人言昔深不可
測今亦漸淺矣滄海為田當不誣也潭上架一木而過
則馬季常讀書洞史稱季長從京兆摯恂隱於南山之
陰博通經籍豈即其地耶而殊偪側不可居不曉所出
洞前玉女泉玉女謂秦弄玉與簫史吹簫于此仙去語

近誕泉即蘇軾剖符所調水亦無他奇但經軾品題遂
貴耳寺前小塔俗云逼水塔塔上唐人畫天王鬼神軾
以為非吳道子不能今畫與軾題書世稱雙絶越泉洞
而上高山障之有徑西出調迴視殿閣參差山林掩映龍
潭激流雁塔高跱宛然董北苑筆蓋山之勝至此殊絶
矣余觀已與王甥小坐寺中為一詩其他不及詩而歸
是役也為日三得唐碑一元碑佳者三塔畫一蘇軾書
字二翻刻唐碑二

二　遊九嵕

既而將遊九嵕求文皇附塾諸臣碑憶馬嵬北五里有隋李使君碑余昔自奉天過看低回久之恨無揭工遂渡渭先之馬嵬舟中指北芒阪上漢帝諸陵往往在目廢丘古城尤近短棹長波相為鼓盪余興發以一詩寫之至馬嵬不及授餐詣碑碑隸書稍孫漢法而不甚闕獨闕使君名據碑云季父琰之琰之見魏書使君封安喜縣公官亦不卑而隋史無傳不可攷余為一詩居人

有以茗進者先置石蜜數匙于甌而注之甘苦相戰不
曉何物余戲謂王甥倪迂以糖點茶怒人不知其味倘
飲此不稱善乎相視大笑翌日馬嵬人競擔食過余索
余書置墨如黿突煙筆如禿髮老而酒肉傖父雜坐于
傍間以窾語余為連書數十紙顧視似閙立本內苑池
上作畫但對此曹差少羞澀耳是日欲為馬嵬懷古詩
意興殊惡翌日乃於馬上成之過延長寺抵儀門村訪
苟子好善去昭陵漸近真真一峰已當吾馬首恨不即

攜謝眺驚人句朗吟其巔矣苟子者二十八舉於鄉余以白頭老子對之不覺面慙為一詩以贈是日即拉苟子至昭陵十里高生家高生名儼暨侄爾舟余故人先是余數語以昭陵宜有殘碑生已為問得數種以語余翌日攜王甥九濂苟子好善高生儼爾舟聯鑣而行北一里許得許洛仁碑碑書不佳又北半里許得薛收碑似昭仁寺碑駿駿有伯施法折而西一里許為趙村村有廣濟寺寺後石鼓唐人書尊勝經呪精健絶倫止

存十三考長安志圖有石鼓興宮而不言所以從趙村北行八里許為莊河村村中聞有一碑未至先於道傍冢得姜遐斷碑及至村觀碑則段志玄碑行間一牧羊兒云碑甚多余犒以金使導東行數十步一碑無字亦無碑則監門將軍王君碑又東行數十步田間又橫一冢蓋土人平之而并磨其碑耳以圖攷疑是長孫無忌碑又東行半里許為劉洞村流水界之渡而東一碑則房玄齡梁公碑褚河南正書雖存者無幾而明珠寶玉

片屑已足襲藏矣世但重褚河南聖教序而此碑則沈埋斷莽間悲哉又東數十步高士廉碑在焉又東數百步李靖碑在焉撰書姓氏殘缺與諸碑同而上半完好靖冢作三山形文皇以象其功土人謂上三冢李勣冢亦如靖土人謂下三冢二冢南北相去不二里勣碑高宗御書高二丈餘斬然屹立與温彦博碑揭者甚多土人揷其字殆盡彦博碑在靖碑北數十步歐陽詢書法視皇甫九成化度最為得中而不復可揭余為咨嗟者

久之是日亭午餒甚就西峪村李氏市食李氏食余而
返其值已小坐一廟東南望古塚相連碑甚多就之則
褚亮碑阿史那忠碑張後胄碑孔頴達碑豆盧寬碑張
阿難碑鱗次都不百步書與段姜等碑俱有法而孔頴
達碑極類虞伯施但結搆小疎昔人謂為伯施書非也
然已優孟矣既而又得蘭陵公主碑於老軍營之西北
得馬周碑於狗村之東得唐儉碑於小陽村之北碑既

多佳余且觀且行搨工遂不相及余語諸君期以三日畢搨乃登昭陵皆曰諾方余之過莊河村觀段志玄碑也有趙生文奎朴人也聞余至遣要余余謝不往趙生則自追余西峪村余翌日至其家主食其鼎亭僕食其蔬粟馬食其芻芟久無倦色余遂安之為一詩而令王甥攜搨工盡搨諸碑孔穎達碑螭首嵌空處有至正四年三月顧游特看此碑墨書十二字積泥土中拭視如新是一奇也方搨而王甥馬忽逸追之馬止處一碑仆

地王甥語余余募人起之乃崔相公敦禮碑大半完好是又一奇也余既不即行則為訪求殘碑仆者起之埋者出之存額者搨額尉遲敬德碑自額以下埋土中聞十五年前令尹苟質田掘而得搨數十紙余出之了無一字蓋土人于苟君搨後捶而廢之耳又山半數家土人謂宰相墳仆一碑傳是魏鄭公碑山東半數塚土人謂亂冢坪仆二碑余皆起之則與尉遲碑同不知何年捶而仆之也余不勝嗟悼為一詩弔之又有告我以陵北

四十五里叱干村有乙速孤公碑者余興欲飛趙生語余勿行是天將雨余怪之趙生指門前溪水謂余水縮雨徵也蓋水從巴谷出村人鑿山引之溉田田皆畝一鍾而以其盈縮占雨甚驗余猶弗信已而陰雲忽起大風拔木驟雨如注山谷應響水泉皆溢如秦王破王世充歸浴鐵萬騎二十五將后從鼓吹聲震長安中余驅為短歌歌之以敵其勢翌日稍霽余與諸君乃上其道有二東曰御道稍平蓋唐帝謁陵所由西道仄近莊河

乃從西道土人謂有馬鞍險恐余不能過余至則履若
平地然九嵕中一峯為太宗葬處是曰昭陵高不敵終
南一小峰而土人遂以為險絶真井魚見也余既至峰
下觀歷朝祭碑與翁仲或側或仆獨六馬皆以片石刻
其半左右列各三攷歐陽詢書贊刻殷仲容又書刻
馬座今馬身半刻而無座字製亦不類唐人且太宗以
天下全力豈難作一石馬而半刻之耶姑存以待博物
者自此益斗絶余獨衣短衣王甥先登余老力衰

為之徐行苟子先至馬鞍山已悸不能置足余掖之至此益悸余又掖之相視而笑既達其巔則分東西二峯見地脉從崆峒來至此界以涇仲山嵯峨障其東涇出山後渭遶其前南則中南太乙亘若列屏平川一帶俯視無際長安萬戶城若彈丸矣巖半石洞藤蘿翳之所謂鑿山架閣以入棺者雨驟注不得至為一詩而下循山北行三十里為東莊村村人朴野而能食容但其地夏寒四月麥才一尺供具不備容至便封一羊不然則

割雞相氏者高生儼婦翁也競以酒食來意甚殷余領之是日午之叱干村村東二家一為乙速孤昭祐碑苗神容撰釋行滿正書一為乙速孤行儼碑劉憲撰白義晬分書地僻搨者少故得稍完亦幸已叱干村之西南又二十餘里豆盧村陳生庭謨慕余好古聞余至鞭馬觴余于叱干相見甚驩余即碑下為滿引數觴鄭重而別是夜宿東莊寒甚余雖被酒猶覆二被視山南別一天地矣為一詩翌日南行緣溪上下雨氣初開日光靡

溫泉聲在耳山色映人興致殊佳為一詩遂由東道下谷口為煙霞洞傳為鄭子真隱居處涇陽亦有谷口此去涇尤近而漢中又有谷口不知誰是余與王子荀子高子小坐樹下談子真事村人輒答曰村無姓鄭者口占一絕句唫之是日別高子抵儀門荀子宴余荀子三世同居白叟黃童一家滿坐殊令人媿羨翌日南過阿史村村亦有數大家因憶昨千豆盧阿史那皆代北大姓而阿史那豆盧諸人又有功於唐陪葬昭陵此必三

族所居而無所考過此東望茂陵鬱然壁上而衛霍諸將附焉想見武帝之盛登臨瀚海勒功燕然似不減李靖斤陰山擒頡利時而俗儒往往訾之殊為可恨略而南阪盡得興平城城上于茂陵九嵕則又皆在指顧中矣余不勝感慨為一詩而興平于子養賢又為言其類宮一碑亟往觀乃隋賀若誼碑宋人磨其陰刻作大子廟碑元文尚存十五聞昔曾完好一縣令不耐嚴貴人之索取捶其字過半云已又于崇寧寺壁間得隋常醜

奴墓誌書雖不大佳唐以前物可存也是日徐明府聞而邀余飲明府巴縣人先大夫曾貳巴郡今墓木拱矣見明府殊有風木之感明府亦俊朗歡然道故余為一詩謝之而屬之賀若誼常醜奴二石乞置守焉翌日歸是役也為日十四得隋碑二隋墓誌一唐碑二十石鼓一尉遲恭杜淹李思摩順義公先妃陸氏清河公主碑額六

三 遊城南

歸自九嵕之明日王甥先歸長安余亦以他事不得即
東又十餘日乃戒裝至則王甥有世母之喪余居逆旅
以俟之意殊鬱鬱適張生衍祥來翌日與偕出安定門
過演武場遊崇仁寺本名崇聖建自隋唐今為秦邸香
火院締構丹碧長安城諸寺不及也俗呼金勝寺經堂
前有唐大德檀法師塔銘姜立祐撰石幢尊勝神呪張
少悌書皆殊絶余觀已小坐寺中先是王甥告余以寺
西一里許丁知州園掘得唐人墓誌使求之則園已易

主誌磨為他用矣是時余居長安五日長安中諸好余者競攜酒過余履錯于戶而王戶部堯年別余二十年則召余飲且出所藏古碑以贈余余得之而喜可知也又二日王甥亦戚裝攜張茂中遊城南記偕余出永寧門西安之南門西安城本隋唐而狹小之記所謂安上啓夏含光諸門皆亡其故處今城四門東曰長樂西曰安定南曰永寧北曰安遠自永寧門至薦福寺三里許寺經廢徙非唐刱塔十五級嘉靖乙卯地震裂

為二癸亥地震復合無痕亦一奇也僧房閒寂多余舊
主而余友臨潼楊師震獨買一院稱有髮頭陀居其中
余曾數訪之今師震謝世且三年院中荒落不勝潛然
為二詩以弔出寺南行又三里許為興善寺前據草塲
坡所謂橫岡之第五爻也雍錄長安志諸書皆云隋守
文愷築大興城以城中有六大坡象乾六爻于九二置
宮室九三置百司九五貴位不欲人居置玄都觀大興
善寺以鎮之觀當在寺西寺東又有裴度宅張權輿所

謂宅據乾崗者今觀與宅皆廢獨寺存寺後閣巍然銅
佛像并轉經藏疑皆昔時物閣前有大德禪師碑額閣
上又有故按察劉公餘澤詩按察與余最善讀之慘然
為一詩以吊出寺東南行又三里許為慈恩寺據記云
寺經廢毀殆盡唯一塔儼然則今寺亦非唐刱而塔自
宋熙寧火后不可登萬歷甲辰重加修飭施梯始得至
其巔秦山涇渭皆入目中余賦一詩求記所謂唐人墨
蹟孟郊舒元輿之類皆不可得塔下四門以石為栈栈

上唐畫佛像精絶為遊人刻名侵蝕可恨東西兩龕褚
遂良書聖教序記尚完好而唐人題名碑刻無一存者
問之僧云塔前元有碑亭乙卯地震塔頂隧壓為碎段
今亡矣又按唐史高宗御製并書慈恩寺碑玄裝迎置
寺中導從以天竺法儀其徒甚盛上御安福門觀之記
又謂寺西南一里有李晟先廟碑張彧撰韓秀弼書今
二碑皆亡寺前小渠曲江泉合黃渠水經鮑陂而西聞
二十年前尚有水宗侯誼氾墜在其北引水作池忌者

塞其泉竭矣由寺東南行一里即曲江西岸江形委曲可指皆蒔禾稼江南岸王中丞旋構亭遊賞今亦傾圮江正北一阜故樂遊原今為永興王府塋原下舊有青龍寺今亦毀江頭古冢隆起數處疑非冢當是唐宮殿基杏園芙蓉池皆在江西南今不可考余停望久之為一詩記又謂其西北有楊尚書場廟碑李林甫撰王曾書今狐氏廟碑劉禹錫撰并書今皆亡獨其地呼廟坡頭如故又東南二里為漢宣帝杜陵陵下為三趙村村

中小冢鱗比疑皆帝從葬者又東南五里為張曲記謂
有蕭嵩墓今數冢未知誰是蓋由曲江達張曲地漸高
望之自東南一帶迤邐過長安西南皆所謂少陵原也
本鳳棲原以宣帝葬許后起少陵遂曰少陵少陵在司
馬村東其西皆秦王葬地松柏森蔚華表翁仲數十里
相望焉據記張曲之西趙村有論弓仁墓張說為碑已
斷仆無字今七村中有石翁仲二疑是仁墓上物趙村
西為高望有蕭嵩父灌墓碑張說撰梁升卿書高望之

西北又有仇士良郭敬之昇平公主三碑皆當在十餘
里內余欲往尋之王甥庄庄西半里為秦惠王墓墓前掘得段府君碑碑
字皆平隱隱可讀乃唐段志玄父也碑額字亦漸平細
如處州縉雲碑似是石理漸長歐陽永叔言不誣耳是
日大雨翌日霽西南行馬首淨無纖塵山光林影紫翠
相暎殊不減山陰道上行五里原盡得興教寺據高原
俯樊川王案山天池寺在其南韋趙三像院在其東韋

杜華嚴諸寺在其西神禾原道安洞惠炬寺橫亘其西
南余與王甥坐寺門眺望為一詩遊塔院觀三藏慈恩
西明三塔三藏銘劉軻撰慈恩銘李弘度撰俱建初書
在寺後原半今獨陳正舉所為記在殿壁間寺僧有穴
居者壁間嵌古殿壁一枚唐人畫地獄變相止存閻羅
王一鬼三大不盈尺而猙獰之狀駭人心目亦一奇也
下寺渡滻水尋道安洞葵塔半傾寺亦寥落道安事

無考有金人所為碑獨叙安生平而不及洞所始但至此西倚高崖東眺樊南之景舉目可盡茂中言不虛也又東南行過鄭家庄唐鄭駙馬乾曜後族尚百人據記鄭氏居蓮花洞在道安洞西北今乃在東南豈年久遷徙耶似不可曉自此南行抵南山普光寺寺有二一在山下一在山上下寺金碧莊嚴為長安諸寺之冠即崇仁不及也最勝者寺門內蓮花池大數畝中作藏經閣環以廊百楹遊人至此恍然有出世想上寺距下寺五里

石磴參差飛梁跨壑長松古柏翠壁蒼巖應接不暇而莊嚴則減下寺攷寺直玉案山北是故龍池寺東北坡上有曇遠禪師塔記云上興教寺玉峰軒南望龍池廢寺則寺自宋已廢國初有無壞禪師者西方人與秦愍王有宿世緣卓錫至此山夜擊木魚聲達王宮王異之明日來見師與語王恍然悟前生事乃命席禮師師攜石甑炊餅石礴煮水飲食王從者數千人皆給王乃即此山為起寺居之竟證圓寂師所遺禪衣錫杖并甑礴

見存余得寓目焉寺僧又為余言師化後又有一西僧貌類師來遊於此蹤跡詭異或與食食無算或累日不食或飲之酒不醉或自遺矢傾食中并食之一居士欲從之遊僧指矢令食居士有難色僧笑而舍之去后所遺矢處輒生白蓮花僧殆亦無壞之流也惜無所遇云余既遊二寺與王甥宿奉長老房為普光寺并觀無壞禪師衣物二詩翌日西北行循神禾原過惠炬寺荒落特甚下原徑杜固有水西北流當是杜正倫所鑿尚名

鳳皇嘴自此稍西行為杜曲又西北為楊萬坡夏侯村
上華嚴寺丹碧彫殘記謂有澄襟院有東閣有元醫之
居引水架閣頗極幽勝今獨斷崖敗壁而已而倚高原
瞰太乙諸山參在目前則猶昔也寺西二塔不知誰為
真如寺僧言昔有五塔止存二余觀東一塔下有杜順
禪師像西一塔為清涼國師妙覺塔俱經重脩敗垣中
有唐比丘圓滿斷碑書雅有歐褚法又一僧房有唐儼
尊者塔額大字又有夢英撰碑何潤之書記文殊閣藏

杜順肉身今亡所在而杜順和尚碑不知何緣乃在長安開佛寺中余與王甥觀已因嘆地之興衰如記稱龍池廢寺即今普光朔造為諸寺觀而華嚴寺之勝十不存一二焉為一詩而下循原西行數里有宗尉懷斛庄亭館參差出半山林木掩映水泉稻畦極幽僻之致懷斛者懷墩弟也懷墩字長房博學能詩文與余善恨不拉此君開樽飲暢其上也為一詩而過又西二里為牛頭寺寺地勝如華嚴而莊嚴過之蓋亦秦邸香火院也

寺有徐士龍撰碑今亡自寺西南行過申店渡滻水西
北望皇子陂大冢其西為杜城何氏山林逍
遥公讀書臺岑嘉州諸莊俱無所考佇望久之西南過
神禾原十里為香積寺樊川御宿之水交流其下謂之
交水西合于澧入于渭亦一勝地也寺塔中裂院宇荒
涼寺前壁上有畢彦雄撰淨業禪師塔銘書虬健有登
善法寺僧言是塔上墜落者是夜宿寺之西廊與王甥
指寺北汾陽破安賊時長刀斫陳鳥獸皆駭今獨有鬼

火佛燈而已翌日渡交水東南行十里得胡村寺原名寶際寺壁間有進法師塔銘是日小雨少憩寺中又東南五里為百塔寺本信行禪師塔院山畔唐裴行儉妻狄氏葬塔尚存餘小塔記所謂纍纍相比謂之百塔者今止存三五而已殿前石幢經無可書殊絕寺亦入秦邸故莊嚴稍勝殿壁金元舊畫雄偉可觀寺僧又出一像紗帽金龍紅袍云得之承塵意是金元達官修寺者像也余為一詩而下至此東望普光僅十五里所謂

南五臺者曰觀音曰靈應曰文殊曰普賢曰現身皆山
峰卓立樓殿出半天在普光之西南百塔之東南而道
塞多猛獸不易至每歲六月黃禱雲集秦邸人緣道設
飲食以待之乃可游焉余望之悵然循山西行林中多
柿栗其陰蔽日又十五里為子午鎮直子午谷北有曰
中之市市多山珍長安人往往就之南望谷口殊險因
憶魏延欲以精兵五千自子午薄長安此去褒斜千里
首尾不相救縱走夏侯懋豈能當曹叡張郃步騎五萬

耶真妄言也鎮西十五里為董村寺是翠微下院山上寺為翠微余不得至呼寺僧問之不知也余與王甥相視而笑壁間金牒歷載諸寺化度寺猶存思率更邕禪師塔銘不勝慨歎又西十里為觀音山奇峭與衆山殊大壑精氣出入令人駭目又西十里為豐谷豐水為八水之一而谷口僅數十步亂石夾水北流殊非大浸稍北合高觀水交水始大耳水上橋以鐵絙二繫大石橫以板履之動搖欲飛又西一里許為高觀谷谷水注一

大石鏟曰高觀潭潰沫如雷上有鍊絚懸橋如豐谷而潭水激射度者尤悸高觀谷之西則草堂寺也秦姚興迎鳩摩羅什譯經于此原名逍遥園唐僧宗密居之為草堂寺今名棲禪寺有鳩摩羅什葬舍利石塔精殊甚宋人作亭覆之今尚在傍有龍井云與高觀通未知的否殿后有圭峰定慧禪師碑柳公權篆裴休譔書圭峰定慧禪師者宗密也壁間又有隋鄭州刺史李淵為子世民祈願記淵唐高祖世民太宗也又有章惇蔡京題

記皆歷歷可讀寺前揖紫閣峰東觀音山西圭峰如屏環而圭峰獨壁立亦曰笄頭山又曰雞頭十六國春秋云石生兵敗潛雞頭山是也寺南一里有寺曰長興秦邸籾又西南三里有寺曰子房庄則僧大海創以譯經俗謂留侯尋黃石公于此非是東南一小峰峰頂有寺曰圭峰寺四寺唯棲禪最古而莊嚴都不及長興是夜宿棲禪寺翌日王甥辭余東歸余亦西歸是行也為日十三得隋記一唐碑三塔銘六石幢經佳者二宋碑一

記三唐碑額三

六藝之一錄卷一百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一百二十八　錢唐倪濤撰

刻文字一百四　玉刻

周琥

午十三

午十三

右得於京師博二寸六分長八寸三分前足之旁銘三字　按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白琥禮西方覲禮諸侯覲于天子天子為壇祀方明加方明於其上設

六玉西方琥小行人合六幣以和諸侯之好琥以繡
禮器云珪璋特琥璜爵蓋珪璋璧琮琥璜之器以象
天地四方天子以是享天子而已說
文曰琥發兵瑞玉為虎文不見於經不知許慎何所
據然漢用虎符發兵雖以銅為之其原疑出于此文
曰午十三者亦兵符之次第午字蓋以日辰為號或
云午與五同發兵遣將畜威以待如虎之將撲卷尾
屈足俯地而伏此器之虎形則然魯哀公疾賜子貢

子雙琥一璞而為二物是亦可以為得矣嘗觀世有得古含玉者旁側汙蝕有若塗漆不可磨洗蓋親身之久雖玉亦渝此器亦然又疑如典瑞所載琥璜之渠眉也呂氏考古圖

李氏洗玉池銘

按東坡洗玉池銘維伯時父吊古啜泣道逢玉珮解驂推食劒璵鍼秘錯落其室復齋漫録云李伯時石刻謂元祐八年伯時仕京師居紅橋子弟得陳峽州

馬臺石愛而置之山中一日東坡過而謂曰斲石為
沼當以所藏玉時出而浴之具刻其形于四旁予為
子銘其唇而號曰洗玉池所謂玉者凡十有六雙琥
璜三鹿盧帶鈎琫琕瑞琮杯水蒼佩璧螭卿帶鈎佩刀
柄珈琠拱璧是也伯時既没池亦湮晦徽宗嘗即其
家訪之得於積壤中其子碩以時禁蘇文因潛磨其
銘文以授使者十六玉惟鹿盧環從葵龍眠餘者咸
歸內府矣

琫珌

李氏錄云詩曰鞞琫有珌又曰鞞琫容刀春秋傳曰蒼率鞞韐皆注為佩刀之上下飾乃刀削具裝之首尾觀顧長康所畫列女圖有楚武王所佩刀如是以知其為上下飾者名曰琫珌

璧

李氏錄云爾雅肉倍好為璧好倍肉為瑗肉好若一謂之環邊曰肉中空曰好此邊大而空小璧也色非蒼非禮

天之用文非蒲穀非子男所執其加幣藏之器也

瑞玉璇

李氏録云瑞玉桱色也禹之赤苗謂之鬱言瑞玉色如之璇劒鼻也雅例切又音衛王莽進休玉具劒休不受莽曰美玉可以滅瘢即解其璇碎而獻之蜀張惡子廟有唐僖宗解賜玉具裝劒其室之上下雙綴以管綃正此物非劒鼻而何

水蒼佩

李氏錄云禮玉藻云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注云山玄水蒼玉之文也

玉帶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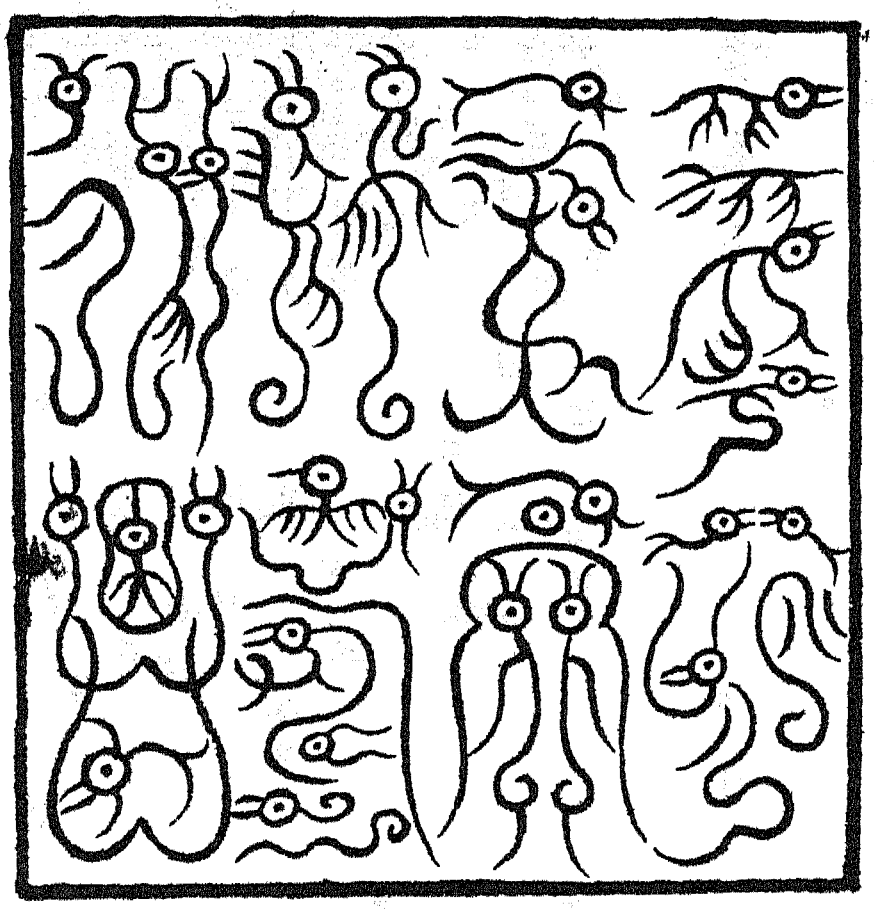
李氏錄云聶宗義引古衣服令大裘革帶玉鉤觶（丑列切）也鹿盧玉具劒以祀天地至於服衮冕祭宗廟冠通天袍絳紗朝元會并用之此三代珌玉鉤也說者謂蟾肪昆吾刀能治之如蠟觀其鏤文深妙琢飾高下委曲圜平盡滿人意信其說之非妄自秦漢以來

無其法

玉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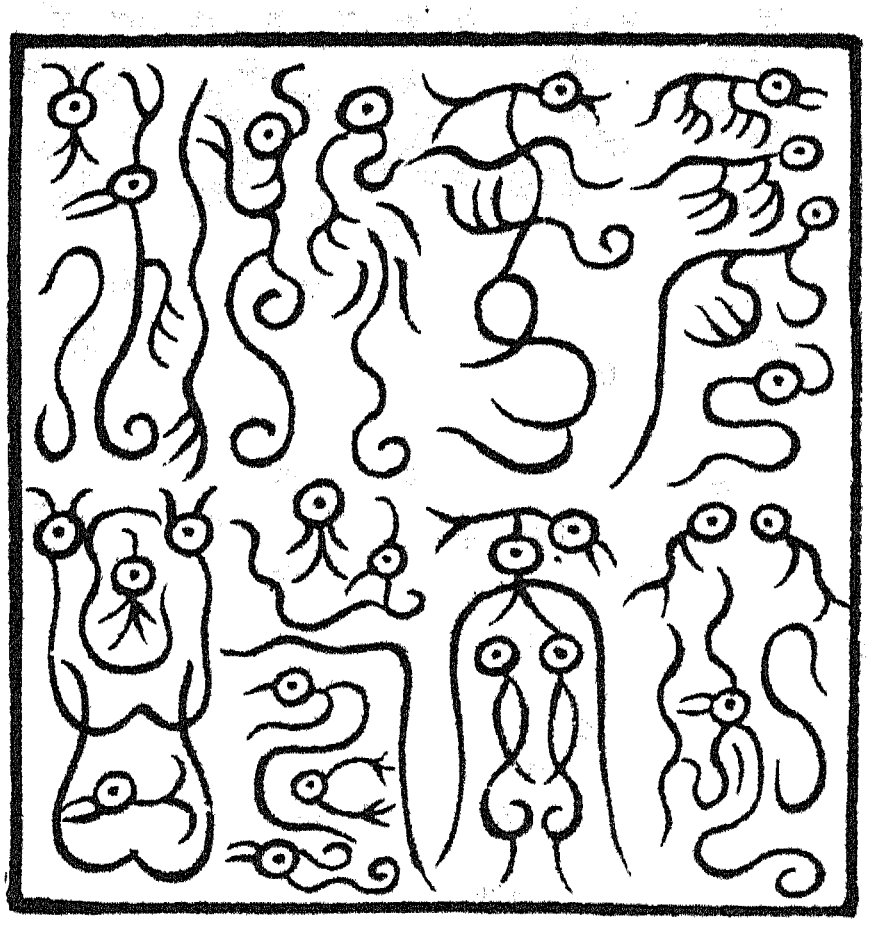
李氏録云漢高祖以玉杯為太上皇壽以横長故後人謂之玉東西　按淮南子闚面於盤水則圜於杯隨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圜有所隨者所自闚之異也隨當讀椭他果切狹長也蓋古杯之形俱狹長又聞使北士大夫言在遼燕用玉杯狹長有舟其世子亦用之形制少殺以上俱考古圖

秦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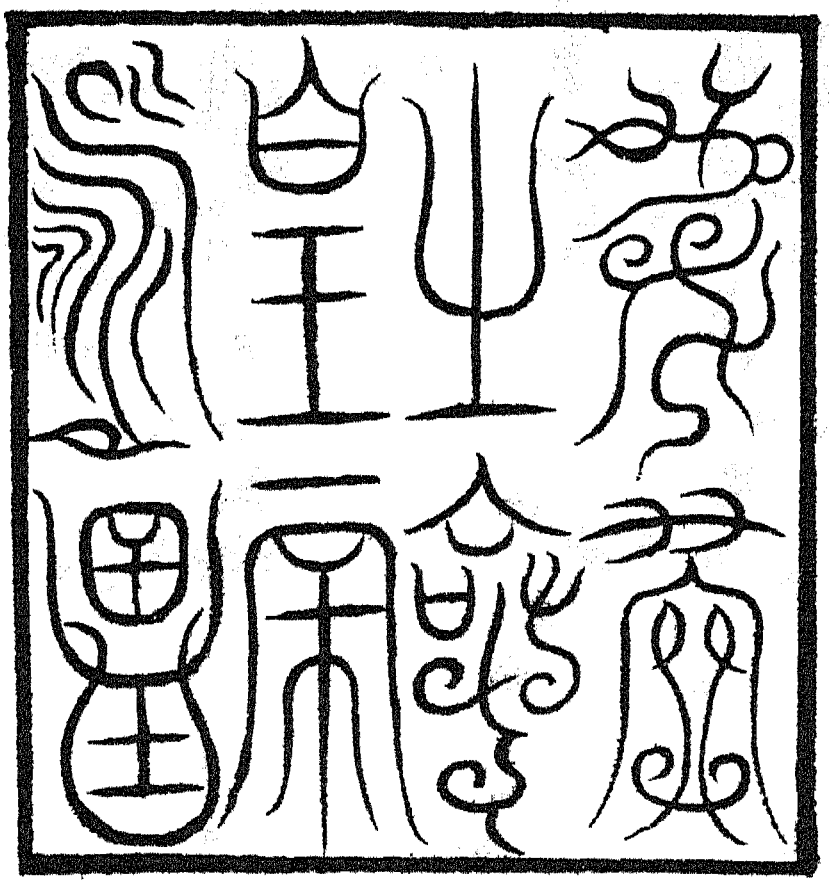
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鍾鼎款識

輟耕錄云向巨源本



右二璽文本只一罷緣傳摹字畫不同形制大小有異因并刻之亦疑以傳疑之意也按集古印格序云

秦取趙氏籃田玉命丞相李斯書作魚鳥之狀刻為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受之皇帝壽昌

輟耕録蔡仲平本

鍾鼎款識

右璽文按集古印格云石本在畢景儒家其文玄妙淳古無過於此雖龍鳳翥不足以擬其勢摹印之祖也鍾鼎款識

右王璽文元符中咸陽所獲傳國璽也初至京師執政以示故將作監李誠誠手自摹印之凡二本以其一見遺焉金石錄

元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御史中丞崔彧進傳國璽其戝末曰臣區區之情無任傾嚮輒鑿所見以贊其萬

一謹將寶璽之出處古今始末詳據考按許氏說文
璽王者印也以守土故為文從爾從土其義蓋曰天
付爾此器俾寶之以守爾土也至周太史籀易為從
爾從玉義取天付爾此玉寶以為天下君也三代以
上璽文無所考諸史籍并寶璽篆文圖說曰傳國璽
方四寸其文文飾如前楚以卞和所獻之璞琢而成
壁後求昏於趙以納聘焉秦昭王請以十城易之而
不獲始皇併六國得之命李斯篆其文玉工孫壽刻

之太平御覽又以為藍田玉所刻二世子嬰奉璽降沛公於軹道旁高祖即位服其璽因世傳之謂為傳國璽厥後孺子未立藏於長樂宮及莽簒位使安陽侯王舜迫太后求之太后怒罵而不與舜言益切出璽投之地璽因歸莽及更始滅莽校尉公賓得璽詣宛獻於更始赤眉殺更始立盆子璽為盆子所有後盆子面縛奉璽於光武至獻帝董卓作亂掌璽者投於井中孫堅征董卓於井中得之袁術奪於堅妻術

死荊州刺史徐璆聞帝為曹操迎在許昌以璽送之
帝後遜位并以璽歸魏常道鄉公禪位璽歸於晉懷
帝遇劉聰之害璽歸於聰聰死歸曜曜為石勒所滅
璽入於勒勒滅入於冉閔閔敗收於閔之將軍蔣幹
晉征西將軍謝尚購得之以還東晉時穆帝永和八
年也自璽寄於劉石共五十三年晉復得之是後宋
齊梁陳相傳以至於隋滅蕭后與太子正道并傳
國璽並入於突厥唐太宗即位寶璽未獲乃自刻玉

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貞觀四年蕭后與正道自突厥奉璽歸於唐唐始得焉朱溫篡唐璽入於溫莊宗定亂璽入於後唐莊宗遇害明宗嗣立再傳養子從珂是為廢帝石氏篡立自焚自是璽不知所在至宋招宗咸陽民段義獻玉璽及徽宗為金所虜凡有寶璽金皆取之內璽一十有四青玉傳國璽一其色與今所獻玉璽相同則知宋之南遷二百年無此寶璽也明矣然自金既取於宋之後寶璽出處得失亦未

見明說以及我元適集皇太孫寶命所歸之際應期而出臣職總御史親會盛事不可以不錄又圖中別有墨其文亦八旁注云此傳國璽背文也今見寶璽之背皆刻螭形蟠屈四凸不齊偏廢厥四際無地可置此文按太平御覽秦光十九年雍州刺史郤恢表慕容永稱藩奉璽方六寸厚七分蟠螭為鼻今高四寸六分四邊龜文下有字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原其所由未詳厥始以斯言之當別是一璽非今傳國

璽也此又不可不辨臣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奉
牋上進以聞 輟耕錄

漢剛卯

剛卯者按許慎說文攷音開改大剛卯以逐鬼也玉篇開改剛卯大印以辟鬼也廣韻攷改大開堅也王莽傳服虔注曰剛卯以正月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佩之又注當中央從穿作孔以綵絲貫其上文曰正月剛卯既

央靈爻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癘莫我敢當又曰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國化伏玆靈爻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使剛癘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殺改者佩印也以正月卯日作故謂剛卯又謂之大堅以辟邪也金刀之利者皆不得行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今有玉在者銘在其一面曰正月剛卯金刀莽鑄之錢也晉灼曰剛

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綵絲貫
其底如冠纓頭鼓刻其上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
卯既央靈殳四方云云同前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夔
化順爾故伏化茲靈殳云云同前師古曰今往往於土中
得玉剛卯者按大小及文服說是也恭以劉字上有
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博謀卿士
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
錢勿以為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乃更作小錢徑六

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與大泉五十者為二品並行後漢輿服志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及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三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縢貫白珠赤罽縌諸侯王以下以絲赤絲縌縢貫各如其印質刻玉書曰正月剛卯既決云云同前慎爾周伏化茲靈殳云云同前凡六十六字前書注云正月剛卯作霍治書清甫云嘗於吳中得白玉剛嚴雙印四枚

完具者二剛卯銘辭三十二字嚴卯銘辭三十四字
其二字筆畫損缺剛卯無既央二字餘十字難辨嘗
考王莽傳輿服志說文及王莽傳同
輿服志央為決嚴卯疾日為曰疑志誤又順爾故化
伏與莽傳同說文作順爾國化伏輿服志作填爾周
化服未詳孰是其服用制度遞相引據亦不同後見
徐容齋參政藏剛卯一梁丁父尚書藏剛嚴二並係
古玉篆體剛卯銘三十四字嚴卯銘三十二字字畫亦損缺制度銘詞

與前雙印大約不異續收嚴卯二一以玉為之一若瑟瑟俗傳葛仙翁煉丹頭又名藥注子其文曰制曰嚴卯帝命莫忘日資唯是黑青白黃既正既直既飭既方庶使罔談莫我敢當與前嚴卯銘詞並差鮮于伯機經歷收一枚高彥敬尚書收二枚並真楷書皆似近代制作未見所出偶得金陵學宮所刻黃山谷先生辯剛卯遺蹟其說與前相同但云絲絲繩也音護古文無此字按五紐繩罷也罟兎罟也豈紐絲繩

與兎罟相類故同此音耶忠君求家見一古物似玉長僕仕於關中於士人王氏短闊狹正如中指中有四字非篆非隸上二字乃正月字也下二字不可認問之君求云前漢剛卯字也漢人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乃知今人立春或戴春幡亦古制也蓋剛者强也卯者劉也正月佩之尊國姓也與陳湯所謂强漢者同義馬永卿嬾真子錄

秦漢小璽　顧氏印譜 下同

疢疾除永康休萬壽寧　白玉盤螭鈕

國子博士文壽承云璽以九字成文製作精妙其書
乃李斯小篆無毫髮失筆意非昆吾刀不能刻其文
亦非漢巳後文字決為秦璽無疑舊藏沈石田先生
家既歸陸叔平後為袁尚之所得今藏顧光祿處居
京師遭回祿玉變黑色矣昔倪雲林有詩云匣藏數
鈕秦朝印白玉盤螭小篆文則此印又嘗入清閟閣

也

萬歲　玉印以鉤為鈕

天祿永昌　玉印螭鈕　按吾衍氏譜云其文非臣下所用當是小璽之屬

永昌　玉印覆斗紐

永壽　玉印覆斗紐

玉印

荆王之璽　玉印覆斗鈕　漢書劉賈漢高祖從父弟

六年正月丙午立為荊王

中山王寶　玉印獸鈕　欣賞編云出於鄧艾器先印

冊所載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以前三年立

君印

安武君　玉印覆斗鈕

孝成君印　玉印覆斗紐

闕　君　玉印

墨丘中君　玉印壇印鈕

南昌君布　玉印覆斗鈕

侯印

關内侯印　玉印鼻鈕　見欣賞編

關内侯印　玉印龜鈕有尸浸痕　按關内侯不應有玉印即有恐出僞造或王厚之誤銅為玉也

將軍印

寧遠將軍章　玉印豕鈕　楊宗道印譜云寧遠將軍楊楨隋高帝祖丁亥秋予得之於錢唐正此印也玉

色古甚可珍愛之按將軍印亦不應用玉惟博雅者鑒之

軍曲　玉印狻猊鈕　按軍曲品秩甚卑其僞審矣據予所見如假司馬軍司馬玉印俱類近製

上平私印

馮異　玉印辟邪鈕　佐光武中興封陽夏侯謚曰節

馮闕　玉印

馮鼻　玉印覆斗鈕

公孫弘　玉印蠃鈕　漢武中以丞相封平津侯楊宗

道又一玉印辟邪鈕文同

公壽　玉印螭鈕　龔嬰　黃玉印覆斗鈕

龔蘋　玉印鼻鈕　私驗自發　玉印覆斗鈕

韋賢　玉印螭鈕　漢孝武中以丞相封侯陽侯

徐復　玉印螭鈕　徐益　玉印覆斗鈕

徐橫之印　玉印鼻鈕　于　玉印覆斗鈕

邾　玉印壇鈕渾身細臥蠶文

徒單　玉印　吳安　玉印覆斗鈕

吳諱　玉印覆斗鈕

吳相思　玉印覆斗鈕

蘇鳳　玉印螭鈕

蘇豐　玉印龜鈕

齊丘平　玉印覆斗鈕

臣縱　玉印覆斗鈕

臣毅　玉印覆斗鈕　臣毅雖未必是姓但依韻次之

申徒郎　玉印壇鈕

陳奴　玉印覆斗鈕

陳倉　玉印覆斗鈕

陳齒之印　玉印覆斗鈕

陳市信印　綠寶石覆斗鈕

秦文　玉印覆斗鈕

秦回　玉印覆斗鈕

淳于滿蘇　玉印覆斗鈕　君　玉印壇鈕

垣赤　玉印覆斗鈕　樊發　玉印覆斗鈕

樊彥　玉印龜鈕龜首右顧　温御　白瑪瑙印覆斗鈕

言宮　玉印覆斗鈕　孫坤　玉印覆斗紐

孫荆　玉印覆斗鈕

韓信　玉印覆斗鈕　以楚王貶封淮陰侯漢三傑之一

千餘　玉印覆斗鈕　顏齒　玉印覆斗鈕

下平私印

專 關 玉印覆斗鈕

曹 關 玉印壇鈕

瑕 袁 玉印覆斗鈕

郎中騎從漢王項羽死得其一體封赤泉侯

楊殷興印 玉印龜鈕

楊意 玉印覆斗鈕

梁珂 玉印螭鈕

商衡 玉印鼻鈕

茅千 玉印覆斗鈕

何倗 玉印龜鈕

楊喜 玉印覆斗鈕 以

楊它 玉印壇鈕

楊忠 玉印龜鈕

梁本 玉印

魴 關 玉印覆斗鈕

長　玉印覆斗鈕　常襲　玉印覆斗鈕

王敢之印　玉印覆斗鈕　王尊書　黃玉印蟠鈕

王武　玉印　王成　玉印　成為膠東相治甚有聲漢宣帝最先褒之

王壽　玉印　王穉　玉印

王闕　玉印　王子　玉印壇鈕

王戎　黃玉印覆斗鈕　晉元康中拜司徒封安豐侯

王龜年印　玉印蟠鈕　王君　玉印覆斗鈕

黃賁　玉印覆斗鈕

黃武　玉印覆斗鈕

呈　闕　玉印覆斗鈕

邢福　玉印覆斗鈕

劉廣　玉印覆斗鈕　漢高帝子德哀侯齊悼惠王之孫亦名廣又漢書王子侯表名廣者有六人

劉先臣　玉印

劉房思印　玉印蟠鈕

黃　闕　玉印壇鈕

行慶　玉印覆斗鈕

程橫　玉印覆斗鈕

劉鳳私印　玉印龜鈕

侯　闕　之印　玉印覆斗鈕

侯胤　玉印

金剛正印　水精印

上聲私印

董脩　玉印覆斗鈕

羊高士　玉印覆斗鈕

紀信之印　玉印盤螭鈕

蠶誰楚漢王得間出

李悍　玉印覆斗鈕

任賈　玉印

陰如　玉印

孔夫　瑪瑙印覆斗鈕

信事漢王為將以黃屋左

汜丁　玉印覆斗鈕

李華　玉印螭鈕

李狀　玉印覆斗鈕
李世印信　玉印鳧鈕
子須　玉印螭鈕
褚當時印　玉印鷹鈕
杜騅　玉印壇鈕
杜章　玉印螭鈕
苦成勃　玉印覆斗鈕
禮姜私印　玉印螭鈕
淮夫人印　玉印瓦鈕

李浮　玉印
李尊　白瑪瑙覆斗鈕
汝猷私印　玉印鼻鈕
許關　玉印
杜設　玉印覆斗鈕
杜宵　玉印覆斗鈕
扈偃　玉印壇鈕

趙臨期印　玉印覆斗鈕
趙出　玉印覆斗鈕
趙蔡　玉印覆斗鈕
趙婺　玉印覆斗鈕
趙豬　玉印覆斗鈕
趙鎮之印　玉印覆斗鈕
趙賈　玉印
趙青丘　玉印壇鈕
尹文之印　尹寘之印　玉兩面印
左期之印　玉印壇鈕四面卧蠶文
馬姬之印　玉印龜鈕
廣平　玉印
沈意　玉印覆斗鈕
減充　玉印瓦鈕

范宣　玉印覆斗鈕　宣晉人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耶答曰不足為痛但受生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

范孟責印　玉印　范伯　玉印

去聲私印

宋信　玉印覆斗鈕　但母傷印　玉印覆斗鈕

季關　玉印覆斗鈕　魏信　玉印覆斗鈕

閔絲　玉印壇鈕　傅說　玉印走螭鈕

傅彪　玉印鼻鈕　石勒命彪與賈蒲江軸脩大將軍起居注

衛青　玉印螭鈕　吳郡陸友云其玉潤牙髮生動實昆吾刀刻也左角尸浸宋明受之夔內侍出鬻於市吳興鄭惟心得之以歸披漢書青以大將軍封長平侯累擊匈奴

衛安成　玉印覆斗鈕　世祿

蔡遂　玉印覆斗鈕　蔡勳

玉印鼻鈕

玉印鼻鈕

蔡燕　玉印覆斗鈕

萬金　玉印龜鈕

肖關　玉印覆斗鈕

卧蠶文

謝布　玉印覆斗鈕

夏昌　玉印壇鈕

向起　玉印鼻鈕

鄭市　白瑪瑙印覆斗鈕

靳勃　玉印覆斗鈕

萬年　玉印

肖關　玉印覆斗鈕四面

召可之印　玉印臺鈕

夏雨　玉印螭鈕

夏期　玉印覆斗鈕

相産　緑寶石印覆斗鈕

寶欣　玉印壇鈕

入聲私印

木仁印　玉印龜鈕

樂天　玉印辟邪鈕

駱建　玉印覆斗鈕

索尼　玉印覆斗鈕

伯鬻氏　玉印鼻鈕

石黔　玉印覆斗鈕

戚歐　玉印三螭為鈕

叔孫通印　玉印狻猊鈕

薛殷　玉印螭螭鈕

簿戎奴　玉印覆斗鈕

狢安　玉印盤螭鈕

益壽　白瑪瑙印覆斗鈕

酈裔　玉印覆斗鈕

德義　玉印覆斗鈕

汲得　玉印覆斗鈕

子孫印

父乙子孫　玉印四一螭鈕一鼻鈕二不載鈕俱鏤鼎文

子子孫孫用之協相　玉印鼻鈕籀文

長宜子孫　玉印螭鈕

宜爾子孫　玉印覆斗鈕　子子孫世昌　玉印

宜子孫　玉印

單字印

宜子孫印　玉印鷹鈕

壽 玉印四篆各不同其一螭鈕

尊 玉印覆斗鈕 瘡 玉印壇鈕

敦 玉印螭鈕 襄 玉印

寰 玉印覆斗鈕 封 玉印

封 玉印壇鈕 公 玉印鼻鈕

德 綠寶石印壇鈕

六藝之一錄卷一百三十八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王　宮

篆隸監生臣郎錦駒